

新世纪



新世纪万有文库

静庵文集

王国维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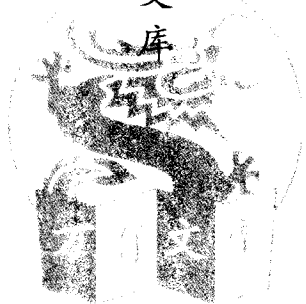
辽宁教育出版社



静庵文集

王国维 著

新世纪万有文库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静庵文集/王国维著.-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3

(新世纪万有文库·近世文化书系)

ISBN 7-5382-4829-3

I. 静… II. 王… III. 王国维-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1943 号

- | | | | | | | |
|-----------|---------------------------|-----|-----|-----|-----|----------|
| 总 顾 问 | 陈 原 | 王元化 | 李慎之 | 任继愈 | 刘 杲 | 于金兰 |
| 学 术 指 导 | 顾廷龙 | 程千帆 | 周一良 | 傅璇琮 | 李学勤 | 徐莘芳 |
| | 傅熹年 | 黄永年 | | | | (传统文化书系) |
| | 金克木 | 唐振常 | 丁伟志 | 黄 裳 | 董 桥 | 劳祖德 |
| | 朱维铮 | 林载爵 | | | | (近世文化书系) |
| | 董乐山 | 殷叙彝 | 陈乐民 | 蓝英年 | 汪子嵩 | 赵一凡 |
| | 杜小真 | 林道群 | | | | (外国文化书系) |
| 学 术 策 划 | 王 土 | 林 夕 | 柳 叶 | | | |
| 文 库 工 作 室 | 俞晓群 | 杨 力 | 马 芳 | 王越男 | | |
| | 王之江 | 柳青松 | 袁启江 | | | |
| 总 发 行 人 | 俞晓群 | | | | | |
| 责 任 编 辑 | 俞晓群 | | | | | |
| 美 术 编 辑 | 谭成荫 | | | | | |
| 封 面 设 计 | 陶雪华 | | | | | |
| 出 版 | 辽宁教育出版社 (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 | | | | |
| 发 行 | 辽宁省新华书店 | | | | | |
| 印 刷 | 沈阳新华印刷厂 | | | | | |
| 版 次 | 1997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 | | |
| 开 本 |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7.125 | | | | | |
| 字 数 | 149 千字 插页 1 | | | | | |
| 印 数 | 1—10,000 册 | | | | | |
| 定 价 | 8.80 元 | | | | | |

《新世纪万有文库》缘起

我们正在做一件好事情。先人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还要老老实实地做下去，力争好起来。

当年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风靡一时，至今余响不绝。我们照抄原名，冠以“新世纪”，以示时代差异，但承继之意是不言自明的。

要设计一个所谓世纪工程，选编一些人人当读的书，“万有”一词再恰当不过。这就像把物体间的引力称为“万有引力”一样，它无所不包，无处不在，不叫“万有”，还叫什么！我们只能赞叹王云五和他的友人、同人的聪明才智，并且乐于承继。

要承继的，不仅是一个名称。当年编辑《万有文库》时，据传得到了一大批顶尖人物的支持，有蔡子民、胡适之、吴稚晖、杨杏佛、张菊生、高梦旦等三十余人。我们这一代人，得失与短长都是显然的，无论是“比不得”还是“不可比”，专家都非请不可，于是也有了陈原、王元化、李慎之、顾廷龙、金克木、董乐山等三十多位海内外的大家出任总顾问或学术指导，还有一些有经验的朋友担任策划。当然，聚合这样一些顶天立地的人物，不是我们的功劳，我们也无此能力；他们是冲着“新世纪万有文库”这一富有使命感的大名而来的。这只能增加我们的责任，使我们感到，无论对时贤或是对先人，我们的工作都只能做好或不能做坏。

在出版、发行方式上，也有不少承继。六十年前，商务的《万有文库》在廉价简装上作文章，而其销售则以图书馆作为主要对象。我

们今天大体仿此，只是销售对象适应今天的情况更加展开一些。在这“豪华本”和奢侈消费盛行的时代，向读者提出“你的简装书来了”，不免悖时。但看到当年的“万有文库”本在今日旧书肆里依然受到欢迎，也就有了信心。做出版，原是要做“长命”的事。“商务”诸前贤，当年筹划种种，又何曾想到身后的声名会如此流芳多年呢？！

较多不同前人的，大概是内容。《新世纪万有文库》大别为三：传统文化书系，近世文化书系，外国文化书系。传统文化书系重在传统古籍。我们所收，内容自然不出前人曾定范围，书名雷同者至夥，但在“新世纪”里，当求其选题更适合时代需要，校审更精。文本皆系“白文”，后人注释例不收录，以显其文献的本初面目。

近世文化书系，系指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年卅年间学人著述，以及一九四九迄今的大陆以外学人的研究成果。这一部分，纯然出于中国大陆知识界步入“新世纪”之需要。过去的年代中，对这方面的成果注意不足，现在我们予以整理编选。希望有了这些书籍，加以中国大陆近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丰硕成果，足以显示全世界范围内中国近代学人的全般辛勤劳作。

外国文化书系，面广流长，颇难抉择，加以许多基本著述国内都已译出，重译重出，似无必要。我们准备首先选编一套外国文化学术读本，以为这套文库有关部分的基要，另外，则多收一些大作家的作品，以及近人新作，或名著另译，总之不少是国内已有工作之补苴拾遗。揆诸现状，吸收外国文化，仍然要在启蒙，因此思想之新颖及叙述之生动，还是我们选题的着眼点。

站在前人肩膀上前进，自可省力多多。然而古今毕竟异时，新旧究实不同。我们汲深绠短，难以说可能成就几何，只是如文前所说，“老老实实地做下去，力争好起来”，是我们确定不移的宗旨。通人雅士，幸有以教之。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出版说明

王国维，字静安，又作静庵，号观堂。1877年12月3日生于浙江海宁县城内双仁巷，其家“故中人产也”。年十六时，以从小储蓄之岁朝钱购前四史，自谓此是“平生读书之始”。甲午战后，“始知世尚有所谓学者，家贫不能以贍供游学，居恒怏怏。”二十二岁离乡，开始了他以“研究学问”为主的“四方之役”。曾先后在上海、武昌、通州、苏州、北京等地任事执教；曾两次赴日本，第一次只数月，第二次长达五年。1923年赴逊帝溥仪召，为故官“南书房行走”。1925年应聘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1927年6月2日自沉于北京颐和园昆明湖。

静安先生一生行事，除了最后自沉一节曾经引起社会上不小的轰动外，可说平淡无奇，无非是一个读书人在扰攘的世界上过了几十年读书治学的辛苦而平静的生活。即使其自沉，由今日评论家的眼光观之，也远不如前几年三毛的自杀之能掀动一时。评论家们仔细算过，一样属于自杀引起的悼念文章，三毛的要比王国维的多得多；文章作者的分布地域，也是三毛的比王国维的广大得多。人类进步之速，于此可见一斑！

王国维遗下大量著述，在其死后不久，由罗振玉及王氏门人赵万里编定为《海宁王忠愍公遗书》，凡四十三种，分为四集，民国十七年由天津罗氏怡安堂印行，省称“罗本”。其后五年，赵万里及王氏介弟国华复采辑编校其前后已刊未刊之作，重编为《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都四十三种，一百零四卷，民国二十九年商务印书馆印于长沙，分四十八册行世，省称“赵本”。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赵本”重为影印，由顾廷龙先生题《王国维遗书》书名，分十六册出版。本书即根据

此影印版之第五册标点排印。

关于王国维生平 and 著述的详细情形，较早的有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和姚名达《王静安先生年表》，较新的有王德毅《王国维年谱》和洪国樑《王国维著述编年提要》，均翔实可据。但前者是“旧平装”，后者是“港台版”，都不易找到。

本书收王国维遗著三种：《庚辛之间读书记》、《静庵文集》、《静庵文集续编》，总题为《静庵文集》，体例和编排顺序一仍旧例。

《庚辛之间读书记》各篇曾刊入《盛京时报》，《遗书》罗本收入《观堂外集》第一卷。

《静庵文集》一卷最早为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九月出版。系王国维青年期读文哲二学的作品，初发表于《教育世界》杂志，乃汇文十二篇及古今体诗五十首而刊之，名曰《静庵文集》。罗本以其为关涉西学之书，故不收入；但将五十首古今体诗，署为《观堂丙午以前诗》，收入《外集》卷二中。及赵万里重编《遗书》，乃又从《教育世界》杂志中检出多篇，并益以晚年所发表的讲演稿，如“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宋代之金石学”等文，都二十三篇，而成《续编》一卷，也都是罗本所失收的。

本书所据之赵本影印版，原书刻印甚精，个别字眼有明显错讹与脱漏，已径改补；三数处有点意思的歧误，则改后并于当页下出注。《文集》一卷原附“静庵诗稿”，以旧诗式微，曾拟不收，后来思之再三，决定还是仍旧为好。对于前人的书册，因时风之好恶，随便割裂置换，终是鲁莽的举动，不足取也。

静安先生颇自负其词作，谓“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自信也。虽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余愧有所不如，然此等词人亦未始无不及余之处。”关此，时贤与后人中似乎没有什么异议。但对其所作诗，钱钟书先生《谈艺录》中却颇有微词，其言曰：“《观堂丙午以前诗》一小册，甚有诗情作意，惜笔弱词靡，不免王仲宣‘文秀质羸’之讥。”评其古诗，则总而言之：“不足观”；议其七律，则分

而析之：这一首“难免算博士之诮”，那一联“语迹近杂凑，属对不免偏枯”；至其佳者，则曰“可入《饮冰室诗话》，而理窟过之”。总考语则为“静安三十五以前，诗律尚不细如此。”《谈艺录》是钱先生的“少作”，八十年代重版引言中钱先生自谦云“少日轻心”、“壮悔滋深”；《围城》重印前记中，钱先生除对《围城》表示不满意的，也对《谈艺录》表示了“现在更不满意”。这情形，与王国维先写“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越二十年重新发表时又写附记，颇有一点相像。此文对辜鸿铭的《中庸》英译本批评甚酷，但在附记中静安自云：“少年习气殊堪自哂”，“辜君雄文卓识，世间久有定论，此文所指摘者不过其一二小疵，读者若以此而抹煞辜君，则不独非鄙人今日之意，亦非二十年前作此文之旨也”。以彼例此，我们这些后来不学之辈，幸福地生活在“话语权”与通货同步膨胀的年代，固然不妨大犯特犯“少年习气”，但是否终也应有一点“壮悔”、“自哂”的觉悟呢？

王国维的志事和学问，知之最深且确者，当然是陈寅恪先生。下面抄录陈寅恪为《遗书》赵本所作序中的主要段落，读本书者应有取焉：

“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轨迹之可寻。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一曰取地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吾獫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蒙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此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合，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吾国他

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此先生之书所以为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也。今先生之书流布于世，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论。寅恪以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然则先生之志事，多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论者，又何足怪耶？尝综揽吾国三十年来，人世之剧变至异，等量而齐观之，诚庄生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者。若就彼此所是非者言之，则彼此终古未由共喻，以其互局于一时间一地域故也。呜呼！神州之外，更有九州。今世之后，更有来世。其间倘亦有能读先生之书者乎？如果有之，则其人于先生之书，钻味既深，神理相接，不但能想见先生之人，想见先生之世，或者更能心喻先生之奇哀遗恨于一时一地，彼此是非之表欤？”

【目录】

出版说明

庚辛之间读书记

大唐六典 /1

增入宋儒议论杜氏通典 /2

岩下放言 /3

续墨客挥犀 /4

诚斋挥麈录 /5

清异录 /7

片玉词 /8

桂翁词 /10

花间集 /12

尊前集 /13

草堂诗余 /14

董西厢 /16

元郑光祖《王粲登楼》杂剧 /17

元人《隔江斗智》杂剧 /19

盛明杂剧初集 /20

静庵文集

自序 /25

论性 /27

释理 /37

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 /50

红楼梦评论 /65

叔本华与尼采 /84

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 /95

书叔本华遗传说后 /101

附叔本华氏之遗传说 /105

论近年之学术界 /112

论新学语之输入 /116

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 /119

教育偶感四则 /121

论平凡之教育主义 /126

静庵诗稿 /128

古今体诗五十首

静庵文集续编

原命 /141

人间嗜好之研究 /145

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 /149

自序 /158

自序二 /160
汗德像赞 /162
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 /162
文学小言 /166
屈子文学之精神 /170
译本《琵琶记》序 /173
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 /175
去毒篇 /181
纪言 /185
教学小言十二则 /186
教育小言十则 /190
教育小言十三则 /192
教育小言十则 /195
教育普及之根本办法 /196
论小学校唱歌科之材料 /200
崇正讲舍碑记略 /201
欧罗巴通史序 /202
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 /203
宋代之金石学 /208

大唐六典

《大唐六典》三十卷，明正德中，浙江按察使席文同覆刊。宋本有大学士王鏊序，原书以绍兴四年刊于温州；后有右宣郎知温州永嘉县主簿劝农公事詹棫题志，并有左文林郎充温州州学教授张希亮校正一行；然讹阙殊甚。案此书在北宋已鲜善本，庞元英《文昌杂录》(二)言：“夏英公家有阜陵标《六典》一部，唐旧本也。虽宋宣献、李邯郸家藏书为多，亦无此本。尝问其孙朝请大夫：‘伯孙书在何处？’云：‘昨分书，不知谁院得之。’计已散失，殊可惜也。”是宋初唐本已属罕见。《宋史·职官志》“神宗熙宁末，始命馆阁校唐《六典》。元丰三年，以摹本赐群臣。”距绍兴重刊不及百年，不识元丰摹本固已如是，抑绍兴重刊时校勘之疏也。日本享保中太政大臣近卫家熙曾以诸史、《通典》各书校补讹阙，世称善本。今传校于此本上，意所未安，辄检原书流览，所及亦有补益，不复识别。然未达者尚多，安得元丰摹本出，一洗疑误也。旧为明寒山赵氏藏书，有“吴郡赵宦光家史志”印。

顷读杨惺吾大令(守敬)《日本访书志》，记所藏有六典古写本，为七八百年前物。凡明本所缺皆不缺；家熙所校，十同八九；其不同者，皆以写本为是，云云。此书今尚存杨氏，恨不得假观，一一比勘也。

增入宋儒议论杜氏通典

《增入宋儒议论杜氏通典》二百卷，明嘉靖间御史李元阳仁甫校刊于福建。卷一百末有元李仁伯识语云：“《通典》一书，礼乐刑政备焉，学士大夫所宜家置一通，以便考索，而板废已久，诸路欲刊弗克。总管锦山杨公牧临川，兼董学事，既兴美庠序，百废灿兴，乃命诸学院协力刊成。第旧本讹甚，且多漫灭，殊不可读。湖堂所刊，自二十六至百，共七十五卷，区区点勘再四。凡正一千七百六十八字，删三百二十二字，增三百八十八字，皆考据所引经史传记仪礼诸书，以本文参订改定。疑未能明者，姑缺之，非敢臆决如金根也。尚恨肤学谩闻，研核不精，扫尘复生，亦未敢保其尽善与否。后有邢子才正自不免一笑云。大德丁未岁杪后学湘中李仁伯字恕甫谨识。”后印本剗去此跋。此本尚有之，盖自大德临川本出也。近人或多以增入宋儒议论为元阳所为；然常熟瞿氏已有元至元丙戌重刊本《增入宋儒议论杜氏通典详节》四十二卷，所列诸儒姓氏，自欧阳公至水心叶氏，俱注有文集现行，与此本同。夫至元《详节》已署重刊，则《详节》初刊本必在至元以前，而《详节》本所有宋儒议论必本于未节本，则又在《详节》初刊本以前。且所增议论，南宋止吕祖谦、陈傅良、叶适三人，余皆北宋人，则其增入，当在宋宁理二宗之世，不但不始于元阳，亦不自大德始矣。此盖南宋人科举之书，故多取宋人论制度之文，与古制相附。《文献通考》附载诸儒议论，即用此例。所引文字，颇有世所不经见者，如杜鎬、孙洙、郑少梅、马子才等集，今已散佚。又如蔡惇《祖宗官制旧典》三卷、黄琮《国朝官制沿革》一卷，见于《宋史·艺文志》及晁、陈

二目者，自元以来久无传本；今此书卷二十一、二十三诸卷，多引蔡书；卷十九末载黄氏书至八页有半，虽非全书，殆可十得六七。宋元丰以前官制，以官寄禄，但有差遣，而无实官，故欲知当日治事之状，殊不易易。《宋史·职官志》亦但详于元丰以后，黄氏独以元丰以前之差遣，与元丰后省台寺监之职比而论之。言有宋官制之简明者无逾于此，今于此书中存其崖略，则安得以科举书少之也。

岩下放言

石林翁《岩下放言》三卷，明钞本。封面有长方朱记云：“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浙江巡抚三宝送到范懋柱家藏岩下放言壹部计壹本”三十一字，书名、部数、本数用朱笔填写，卷首有翰林院印。盖天一阁进呈本，四库馆所发还者也。后有元人跋云：“右《岩下放言》，石林家旧本板。不知刊于何时，岁久腐烂，将有不可辨者。半村俞氏有钞本，今归徐君璧山房，故从而借录之。延祐丙辰三月二十三日识。”又有朱野航跋云：“《岩下放言》三卷，计三十九翻，乃延祐间人钞本，有岁月题志。今弘治五年新正十日，从朱垚民借归，命儿子逮临写；写毕特为校读一过，有误处已正之矣。垚民盖又转假于祝君希哲者也。予家先有《避暑录》，尚闻有诗话、燕语等书俟访云。楼居老人朱存理性父记此本书与跋出一人手笔，误字累累，又无校读之迹。”盖又明人传性父本。

案吴县叶调笙校刊石林诸书，至为精审。初校《放言》近长沙叶氏有重刊本。调笙所著《吹网录》，载其所见，尚有汉阳叶润臣家旧钞本，及文衡山、袁陶斋二本，盖晚年续见，在《放言》

既刊之后，校语并载录中。今以此本校之，虽误字棘目，而佳处辄出诸本之上。如序文廖廖数行，而如“放心于利欲之类”，此本作“放心放于利之类”；“自有中第次”，此本作“自有次第”；“念挂冠以来”，作“余挂冠以来”，于义均长，他尚不可枚举，信乎旧本之可贵也。

续墨客挥犀

钞本《续墨客挥犀》十卷，无著书人姓名，四库未著录，提要并疑其已佚。南汇张啸山（文虎）《舒艺室杂著》中有《答朱述之大令书》，论此书为贗作，实由误信明商濬裨海刊《墨客挥犀》十卷题宋彭乘撰之误。案《直斋书录解題》“墨客挥犀十卷，续十卷，不知姓氏。”裨海本始题乘撰。乘字利建，益州华阳人，官至翰林学士，《宋史》及《东都事略》均有传，仁宗皇祐元年以疾卒于官。（见《翰苑群书》学士年表。张氏谓乘爵里无征，又以王琪之卒推乘卒年，迂曲可笑。）今前后两编所记事均及哲、徽以后，则商氏本题为乘撰者误也。商氏本之误，由于见前编“叔渊材好谈兵”、“彭渊材初见范文正画像”二条，知著书者姓彭，遂以乘当之。不知此书系采辑诸书而成，又不知渊材之侄为释惠洪而非乘也。渊材名几，见前编“好谈兵”条注：“《宋史·乐志》‘徽宗时，进士彭几进乐书。’”与前编所云“渊材好谈兵，喜大乐”合，当即其人。吴曾《能改斋漫录》“洪觉范本名德洪，俗姓彭，筠州高安人，因叔彭几在郭天信家作门客，遂识天信。”则此条必惠洪所记。而《郡斋读书志》谓惠洪系出高安，喻氏汲古本《冷斋夜话》凡遇所记渊材事，其目均作刘渊材，则均误也。要之，此书系两宋间人采辑诸书所成，故宋时传本不题撰人姓名。知非彭乘所撰，则无

自疑为贋作矣。所采诸书，以魏泰《东轩笔录》、沈括《梦溪笔谈》、惠洪《冷斋夜话》、陈正敏《遯斋闲览》为多。张氏谓此书出《笔谈》者二十八条，出《夜话》者二十条，出《闲览》者十四条。今细检之，出《笔谈》者实四十九条；亦有数条不能得其出处，盖原书或已佚矣。此本钞写不古，而遇应抬之字尚空一格，知犹自旧本出也。

诚斋挥麈录

《挥麈录》二卷，刊于左圭《百川学海》第二集，题杨万里撰。《四库全书提要》谓其文全从王明清《挥麈录话》内摘出数十条，别题此名，凡明清自称其名者，俱改作万里，盖坊刻贋本自宋已然。余谓此书似即《挥麈前录》之初稿，其题诚斋撰固误，然谓摘钞为之，则不尽然。今细检之，则此本上卷即前录之卷一，唯末三条乃前录卷二之第三、四、五条。下卷皆见于前录之卷二、卷三，唯末郭稹一条则在卷四。又条数虽少，而文字略同。唯此本卷上“徽宗梓宫南归”条多二十八字（见后），其文似作者所自删，非他人所附益。又王氏之书，本无定卷。《直斋书录解题》“挥麈前录三卷，今通行本四卷，”而此本二卷。《挥麈后录》后有明清自跋云：“明清顷焉不自量度，尝以见闻漫辑小帙，曰《挥麈录》，辄以镂板，正疑审是于师友之前久矣。”则《前录》脱稿后，即有刊本，其为二卷、三卷、四卷，虽不可知，然镂板必远在绍熙以前。今四卷本前有庆元元年实录馆牒，当为后定之本。而此本为初刊本，其后四卷本行世，而此本希见，售伪者遂改题为万里欤？

此本“徽宗梓宫”条全文曰：“徽宗梓宫南归有日，丞相秦桧